



海

鷗

——越南人民反美斗争故事集

故事会小丛书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收五篇故事：《海鷗》、《奇襲边和》、《只身炸虎穴》、《阿芳姑娘抓俘虏》和《老爷兵打自己人》。《海鷗》描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成員海鷗，以坚貞不屈的革命精神，完成了組織所交与的爆破美軍机場的任务。《奇襲边和》描述越南南方解放軍的英勇善战，襲击美軍的边和机場，使敌人遭到可耻的失敗。《只身炸虎穴》描写越南南方解放軍偵察員，机智勇敢，不畏艰險，炸毀了敌人的軍事通訊中心。《阿芳姑娘抓俘虏》描写一个越南南方年輕姑娘，挖陷阱，捕获俘虏。《老爷兵打自己人》是諷刺美国侵略者在越南南方軍民的英勇反击下，吓得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的狼狽相。

統一書號 T10077 · 1160

定價(四) 0.07 元

《故事会》小丛书

海

鷗

——越南人民反美斗争故事集

上海文化出版社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号

1965年5月第1版

1965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 册

开本 850×1156 毫米 1/64

印張 3/4

字数 18,000

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目 次

- 海 鷗 袁 月改編(1)
- 奇襲边和 徐庆宇編写(16)
- 只身炸虎穴 上海市虹口区魏繼长編写(21)
- 阿芳姑娘抓俘虏 .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祖文忠編写(29)
- 老谷兵打自己人 上海县陈貽賢編写
上海县文化館整理(38)

海 鷗

袁 月 改 編

美帝国主义无端撕毁日内瓦协议，侵占了越南南方，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，把村庄用铁丝网包围起来，叫做“战略村”，就象过去法西斯强盗建立的集中营，残暴地杀害越南人民。由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和南方人民的英雄斗争，军事基地常被炸毁，敌人的“战略村”变成了人民的战斗村，使美伪匪军吓得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

越南南方槟榔（读“知”zhī）省有一个美国空军基地，那里有六七十架飞机，一个汽油库，一个弹药库，还有一所发电场和一个化学毒药仓库。要管这么多地方，不可能都把美国人搬来，就不得不招用一些越南人，可是又怕误用了越南南方民族

解放阵线的地下工作人员。美国侵略军经过千挑万选，总算在伪海军的一艘舰艇上找到了一个老头子，年纪五十开外，在船上当了几十年电机工，业务技术称得上是个老把式。美国人从各方面调查下来，觉得这个老头子很可靠，一无亲，二无眷，孤身一人，和别人素无往来，一天到晚沉默寡言，只知道埋头干活。就把老头子从军舰上调到飞机场来，当了发电场场长。老头子工作很卖力气，一天到晚忙个不停，常常下班以后，还在机器旁边转来转去，看见地上有个小螺丝钉或者一块碎布片，也要细心地拾起来。工人们看见他给敌人这样卖力，心里很生气，骂他走狗；美伪军看见老头子这样忠心，非常得意。

近来，飞机场特别忙碌，每天夜里，汽车排了队开到仓库去运送汽油，一队队飞机接二连三地起飞、降落。原来，美帝国主义不仅用飞机丢炸弹，还用飞机撒放化学毒药，毁坏越南南方人民的庄稼、果树和牲畜，毒害成千上万越南人民。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，怀着深刻的阶级仇恨，坚

决回击，几天来击落、击伤了不知多少敌机，吓得敌人胆战心惊，飞机不敢在白天起飞，只敢在晚上出动，可是飞机在黑夜里起飞、降落，全要靠机场的发电场照明，发电场的发电机如果坏了，飞机场上没有灯，飞机就无法降落，如果撞下来就要粉身碎骨。因此敌人对发电场特别重视，专门派了一批伪军，还派了一个叫原十的特务来做副场长，暗地里监视越南工人。美国“顾问”安德逊和伪军大尉德谟，每天夜里都要到发电场的电机房来视察一番。

在飞机场上工作的越南工人，心里都恨得象火烧一样，有的青年工人早已无法克制，上了年纪的人，脸上不露声色，心里的火也在甯上甯下。发电场场长老头子，却仍旧一声不响，谁也猜不透他在想些什么。

一天夜里，大雨倾盆，站岗的伪军都躲进岗楼里去避雨了。这时候，有两架施放化学毒药的飞机返航了，当飞机正要向跑道降落下来的时候，有个黑影“嗖”地从电机房旁边蹿过去。谁呢？发电场的青年工人，名叫阿三，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

的成员，性情比较急躁，他看见美国飞机天天去撒放化学毒药毒害人民，实在忍耐不住，就想去砍断机场的照明电线，使返航的飞机跌下来摔坏。阿三跑到电机房后面，抡起一把大斧头，正要砍下去，突然，一只大手伸过来，夺掉了他手里的斧头，说：“嘿，小家伙！象你这样粗心大意，也想搞破坏吗？”说着，将斧头往地上一丢。阿三回头一看，啊！原来是电机场的场长老头子。阿三想：好啊！你这个走狗，平时没机会，今天给我碰到，正好除掉你。阿三用足力气把老头子往地上一推，谁知老头子力气也不小，趁势把阿三一拖，两个人一起跌在地上，阿三用劲翻过身来压在老头子身上，想拾起地上那把斧头向老头子头上敲过去，老头子一声不喊，死劲捏住阿三那只手，用足力气把阿三翻到底下，然后爬了起来，说：“好家伙，真厉害，差一点把你老祖宗的头都敲碎了！”阿三见老头子竟没有还手，倒有点摸不着头脑。只听老头子又说：“阿三，我很赞赏你的举动，不过你一斧头只能毁掉两架飞机，机场上还有一所毒药仓库，其他飞机还不是照

样可以去施放毒药吗？你这样做，顶什么用！”老头子弯下腰拾起斧头把阿三带到值班室。阿三心里早就耐不住了，说：“怎么样？要抓我，你就赶快去报告吧！”老头子不慌不忙坐下来，笑了笑说：“你刚才做得很对，不过，这种做法很冒险，是谁叫你这么做的？”阿三想：这老头子装模作样，花言巧语，一定是想摸我的底细。就说：“谁也没叫我做，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。”阿三这句话倒也是实话，因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同志们早就叫他不要鲁莽，不要过早地暴露自己，可是他看到美国侵略者竟用凝固汽油弹和毒药，来烧毁我们的村庄和庄稼，毒害自己的人民和牲畜，心里都在痛，实在耐不住，才做出了这件鲁莽的事情。老头子又说：“阿三，你也许还不了解我，因为我刚从海外回来，还没有接上组织关系……”阿三听他说这句话，心里一动，不知他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。老头子又说：“我对你已经注意很久了，我觉得，你还没有经验，这样做容易暴露自己，原十可能已经注意你了，你以后要千万小心哪！”阿三见老头子说得

好象很诚恳，不过现在还摸不清底细，只听老头子又说：“阿三，你能帮我……”“帮你什么？”“你能帮我接上组织关系吗？我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！”阿三抬头朝老头子望望，怎么，他也是我们的同志？再一想，慢！千万不能再鲁莽，说不定他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呢！就假装糊涂，说：“什么关系？我不懂！”老头子说：“好吧，这儿不是谈话的地方，下了班你到我家里来一趟，不要让别人看见，我有话对你说。”说着，就把斧头交还阿三，叫阿三快去上班。阿三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作了汇报。组织上其实也早已注意这个“老头子”，并且调查到他确实是个老海员，孤身一人在海外漂泊了很多年，但这次回国为什么失掉关系还不清楚，就指示阿三通过接关系把他的底细摸清楚。

星期天早晨，阿三就带着老头子走进一个椰子林，到一间小竹屋门口，阿三停住脚步，说：“到了，就在这里。”他在门上“嘭嘭嘭”敲了几下，里面走出来一个老大娘，年纪五十多岁，头发已经花

白。阿三连忙喊：“七大娘，我给你带来了一位客人，这是我们的老场长。”七大娘对老头子打量了一下，就说：“欢迎，欢迎，快进屋歇歇吧。”三个人走进屋里，七大娘递上一杯开水，对老头子又仔细观察了一番，就问：“阿三，你们是怎么来的？”阿三说：“我们天蒙蒙亮就出发了，两个人一前一后，中间保持二十米距离。走了三十里路，钻进一座园林，就有一位老大爷把我们送到一只小船上，我们划了半个多小时才到这里。”老头子在一旁听得不耐烦了，连忙拉拉阿三的衣服，说：“阿三，你约好的人怎么还不来？”阿三说：“可能还要等一会儿。”老头子看看手表，说：“约好的时间已经到了！”“老场长！你别心急，先坐下来耐心地等一会。”老头子朝四周望望，坐立不安。他哪里知道这位老大娘就是组织上派来和他联系的，她就是这一带游击队的小队长。老大娘拿过一件衣服，坐下来一面缝补，一面和老头子闲聊，问他是哪里人，到过什么地方，家里还有什么人……老头子都一一回答了。忽然，老大娘又问：“老场长，那你又是怎么失

掉组织关系的呢？”听见这句话，老头子猜想这位老大娘可能就是接头人。他顿了一会，决定讲出实情：“在调到这个空军基地发电场之前，组织上介绍我到勒彬的一个书店里和一位同志联系，可是在我去联系之前，交通站被敌人包围了，那位同志也被杀害了！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和组织失掉了联系。”七大娘听了这段话，心里非常激动，说：“你还记得那位同志叫什么名字吗？”“记得，他叫南龙！”七大娘一听，马上立起身来奔到里面，抱来两只翠绿色的椰子，往桌子上一放，把椰子的尖端，一个向南，一个向北，然后对老头子说：“同志，天太热，你吃椰子吗？”老头子看见七大娘把两只椰子摆出了联络暗号，又讲出了暗语，连忙立起来问：“这椰子卖吗？”“卖呀！你要吃哪一种？”“我要暹椰子！”七大娘指指桌子说：“这都是。你要南边的，还是要北边的？”老头子非常激动，连忙扑到桌子上，抱起两个椰子，眼睛里含着眼泪说：“南北我都要！”这时候，七大娘和老头子几乎同时喊：“我们要南北统一！”两位老人这时候紧紧握住双手，热泪满

面。老头子激动地说：“组织啊！我总算又回到你的身边了！”七大娘说：“老同志！我可把你找到了，没想到今天接关系的会是你。”七大娘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原来，当初和老头子接关系的那个南龙，就是七大娘的儿子。南龙临牺牲前，把联络暗号告诉了七大娘，叫她想办法找到老头子。今天总算找到了，心里非常激动。老头子好不容易找到了组织，心里也很激动，他说：“大嫂啊！自从和组织失掉了联系，我浑身的力气不知往哪里使，没有组织的指示，我又不能乱动。今天总算回到了组织的身边，我要求组织马上给我任务！我的战斗岗位在哪里？”七大娘说：“你的战斗岗位就在发电场！”“是！”老头子连忙从帽檐夹层里拿出一张小图纸递给七大娘，说：“这是我侦察的美军飞机场的全部地形图，也是我这一阶段的工作汇报。我要求组织批准我炸毁这个美军飞机场。”七大娘接过地图，说：“敌人最近不但对越南南方扔炸弹、凝固汽油弹，撒毒药，还对北方加强空袭，我们按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的指示，只要敌人空袭北方，我

们就要十倍百倍的回击。最近几天，我们游击队就要袭击这个飞机场，你来得正好，可以带领阿三他们一起去炸毁飞机场的发电场、汽油库和毒药库。”阿三原来一直在旁边插不进嘴，现在听说要炸飞机场，高兴得跳了起来。七大娘向他们交代了具体任务，他们就回去了。

经过两个星期的周密筹划，已经一切安排妥当。一天夜里，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批出动空袭北方，所以飞机场和发电场四周更加戒备森严，自动探照灯一刻不停地照射，一队队巡逻兵在机场四周不断巡查，气氛十分紧张。这一夜，老头子和阿三仍旧做夜班。可是特务原十向老头子交了班以后，却仍旧留在场里，假装在磨抽水机上的滚轴，两只贼眼一直盯住阿三。老头子看看手表，一点半钟快要到了，特务原十还没有走，就叫人把原十请到电机房值班室来，说：“你怎么还没有走？”原十支支吾吾说：“我要修理抽水机。”“抽水机我来修好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”“不行啊，老场长，这是安德逊急等着要用的。”时间已经到了点半了，阿

三按预定计划装作肚子疼来向老头子请假。老头子用手一挥，说：“去吧。”特务原十连忙说：“不能走，老场长，安德逊关照过，今天夜里，谁也不许离开车间！”老头子说：“不要紧，有什么问题我负责！去吧，阿三。”特务原十看见阿三走出去，连忙要跟出去。老头子拦在门口笑嘻嘻地递给他一支香烟，说：“你忙什么？他不可能到别处去，自己就会回来的。来，我们还是来喝几杯吧！”说着，从袋里摸出一瓶酒，对原十扬了扬。可是，狡猾的特务对阿三已经有了怀疑，还是要跟出去。老头子举起手里的酒瓶，照准特务后脑勺“哐”一记，原十跌倒在地上，有几个工人连忙赶过来帮忙，用抹布塞在他的嘴里，把特务反手缚住，关进了工具柜。飞快地打扫掉地上的碎玻璃，抹干水泥地上的酒。这时候，离开预定的爆破时间还有十分钟。

可是正在这时候，一辆吉普车开到了场门口。美国“顾问”安德逊和伪军大尉德谟带了几个伪军跳下车，直奔电机房。踏进值班室，目光向四周一扫，发现原十不在，安德逊就问老头子：“原十在

哪儿？”“他刚出去，说是去找您请示抽水机的事。”这时候，伪军大尉发现阿三也不在，就喊：“阿三到哪里去了？”老头子非常镇静，说：“是原十叫阿三跟他一起去的。”“奇怪，为什么我们刚才没有碰上呢？”“说不定走岔路了。”美军“顾问”对瘟神大尉噙里咕嚕说了几句，就对老头子说：“请你辛苦一趟，去把原十和阿三找来。”老头子说：“好！请稍等几分钟，我先去向夜班的各值班长交代一下。”安德逊虎起了面孔说：“不用了！”老头子说：“上校先生，不对弟兄们交代就走，我不放心啊！万一飞机降落的时候，电机房发生了事故……”安德逊阴毒地说：“哦！你好象不愿意去？”“哪里，我很愿意为您效劳。”老头子表面上非常镇静，心里却急得象烧滚了的油锅，现在离约定的爆炸时间还有两分钟！他估计阿三已经把游击队员领到战斗岗位，只等电机房一声爆炸，战斗就要打响。可是现在自己却脱身不开，怎么办？偏偏这时候，工具柜里“噤哩索落”发出了声音，原来狗特务原十关在里面醒过来了，美国“顾问”安德逊喊：“什么声音，快把工具

柜打开！”一个伪军正要上去动手，老头子急中生智，说：“慢，我这里有钥匙。”他走近安德逊，一拳把安德逊打倒在地上，一个箭步蹿出去，对电机房工人喊：“弟兄们，跟我来！”这时候，几个伪军和德谟大尉都吓得象只木鸡。安德逊从地上爬起来，摸住了屁股喊：“笨蛋！还不快追！德谟大尉，你留守发电房，马上打开工具柜，彻底搜查！”等安德逊拐着腿一瘸一瘸跑到外面，跳上吉普车溜掉，德谟大尉刚刚打开工具柜，忽然“轰”一声巨响，电机房火光冲天。紧接着，飞机场、汽油库、毒药仓库都同时爆炸。

这时候，机场上一片漆黑，驻守机场的伪军好象踢翻了一只蜜蜂箱，噼噼喳喳乱成一团，他们朝四处胡乱开枪，但是敌人的行动已经迟了，阿三和工人们早已按照事先的布置，掩护游击队从原路退回去；阿三也和游击队一块儿撤退。敌人只得在黑暗中自相残杀。这次袭击，把机场的汽油库、弹药库、毒药库和几十架没有起飞的飞机炸得稀烂，德谟大尉、特务原十和许多伪军葬身火海。可

是，老头子却在指挥爆炸的时候，被追出来的伪军抓去了。

夜里三点多钟，美军“顾问”安德逊和伪省长在指挥所的办公室里对老头子进行审问。老头子已经被这些强盗拷打得遍体鳞伤，可是他仍旧挺起胸膛站在那里，对敌人怒目而视，一言不发。敌人气得象疯狗一样，恨不得要把老头子一口吞下去。安德逊呲牙咧嘴地骂：“他妈的……你是哑巴吗？快给我招出来，你是怎么同游击队联系的？机场里还有哪些人是‘越共分子’？”老头子还是不响，伪省长帮腔说：“美国长官说的话你听清楚了没有？我希望你不要失去良机，否则你会后悔的！”老头子说：“我是很后悔，后悔我没有把你们这些卖国贼和美国强盗统统炸死！”安德逊暴跳如雷：“放屁！对付这样的暴徒，只好让他见鬼去！”老头子说：“你们要杀就杀吧！死，吓不倒英雄的越南人民！”正在这个时候，省里的伪秘密警察局局长急急忙忙从门外奔进来，他送上一张已经发了黄的旧身份证，这是在老头子家里的旧皮箱夹层里搜